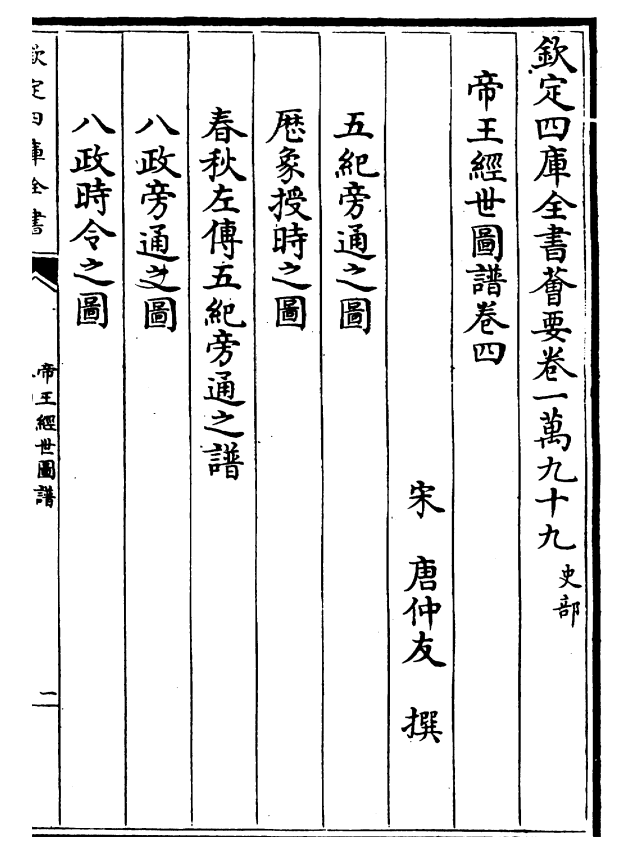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十九 史部

帝王經世圖譜卷四

宋 唐仲友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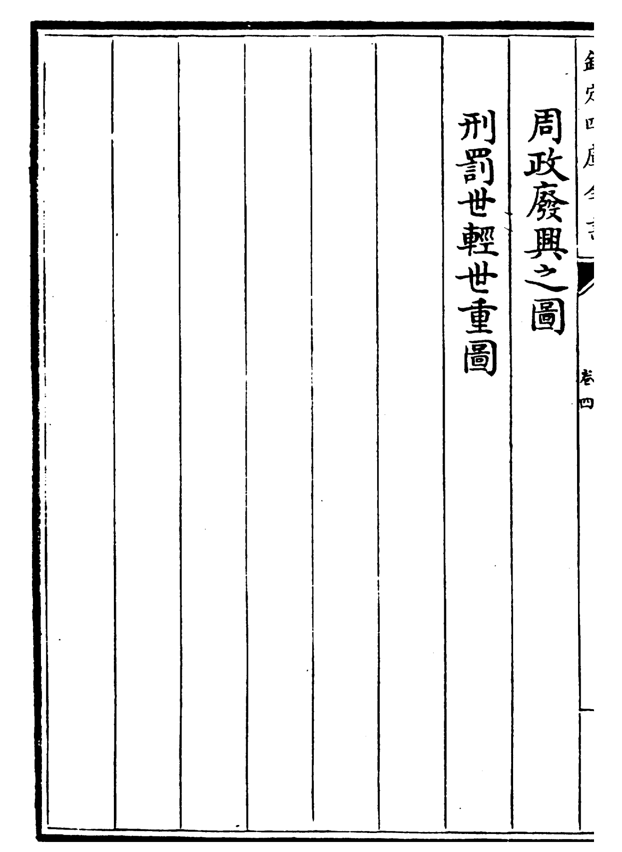
五紀旁通之圖

歷象授時之圖

春秋左傳五紀旁通之譜

八政旁通之圖

八政時令之圖



周政廢興之圖

刑罰世輕世重圖

五紀旁通之圖

晷景中星分野躔次閏法悉已見他圖譜更不重出

晉士文伯曰六物不同晉侯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洪範四五紀

五紀不及時者時統于歲星辰日月正則時定而歲成矣

周天之度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

曆徵

王省

堯典

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馮相之常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保章之變也

朞三百六旬有六日

周禮

宰夫

司會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

馮相氏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十有二歲

之相觀天下之妖祥馮相辨其常保章志其變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

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舉正月十二月為例

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十二歲一小周千七

禮記月令

季冬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

以天地為本

以陰陽

禮運

爾雅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歲陽

一曰歲

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

歲有星有陰有陽有名

月從晦至朔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與日會日月十二會不盡周天度十度有奇故置閏月以定四時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

二曰月

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體盡伏謂之晦晦朔離合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月有陽有名斗建隨月而指常與日合閏則指兩辰間

惟歲

卿士惟月

歲	月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月　殷仲春仲秋正仲夏仲冬
司會以歲會攷歲成	月終則令正月要　以月要考月成
掌有歲　百二十八年一大周　太歲為陰左行于地	自丑至十二　十有二月　春秋致月
飭國典　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孟春之月　月窮于紀
為端　以四時為柄	月以為量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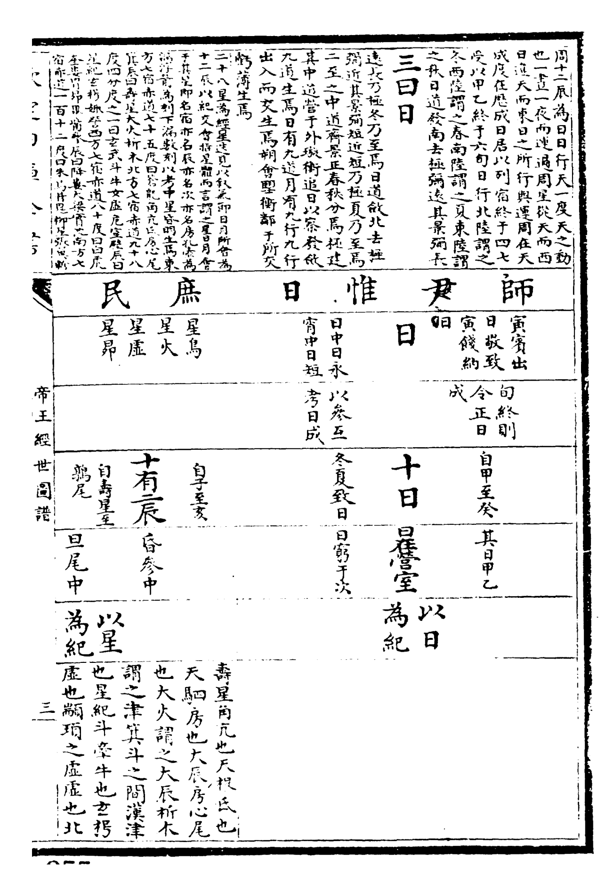
歲名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月陽

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

月名



周十二辰為日日行天一度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

三曰日

遠北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璣衡追日以察發斂九道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于所交虧薄生焉

二十八星為經星違見以紀氣卯日月所會為十二辰以紀交會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于某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孔謂為[illegible]所舍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東方七宿赤道七十五度曰蒼龍角亢氐房心尾箕辰曰壽星大火析木北方七宿赤道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曰玄武斗牛女虛危室壁辰曰星紀玄枵娵訾西方七宿赤道八十度曰白虎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曰降婁大梁實沈南方七宿赤道一百十二度曰朱鳥井鬼柳星張翼軫

師尹惟日			庶民
寅賓出日 敬致日 寅餞納日	日	日中日永 宵中日短	星鳥 星火 星虛 星昴
旬終則令正日成		以參互考日成	
自甲至癸	十日	冬夏致日	自子至亥 十有二辰 自壽星至鶉尾
其日甲乙	日在營室	日窮于次	昏參中 旦尾中
	以日為紀		以星為紀

壽星角亢也天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

四曰星辰

辰曰鶉首鶉火鶉尾五星為緯星歷數之元連珠合璧前五紀之星辰未有經而不緯者也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木水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近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遠遠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步差齊之生於均之會然生焉

昔者聖人之作歷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

歲有章蔀紀元有分差

月有弦望晦朔有閏餘

五曰歷數

日有分至交食

經星有昏旦氣節辰次

緯星有合見留行遲速逆順

斗有建

歲星有躔度超次

惟星

歲月日時無易

星辰

歷象

二十有八星

自角至軫

辨其序事以會天位

致日月以辨四時之序

星回于天

正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無失經紀以初為常

季冬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味謂之柳柳鶉火也北極謂之北辰

歷象授時之圖

分命羲仲	羲天地之仁氣仲數之中也
宅嵎夷曰暘谷	皆言所治之方
寅賓出日	迎之故曰賓 所謂歷日月而迎送之
日中	日夜分春陽中以日言
星鳥	南方七宿昏見南方 舉鳥則夏龍秋玄武冬虎可知
以殷仲春	歲中也春秋爲陰陽之中故言殷
厥民析	時氣和而農事方作故厥民析 老幼在室壯者在田
鳥獸孳尾	

平秩東作

平秩平在所以言于日星之上者有二義作訛成易天地人之所同羲和之所平秩平在者蓋止人事有輔相之宜焉所謂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者蓋兼之矣又所平秩者第二月之事不止爲仲月仲月以分至

正月	二月	三月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所以之毋樹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鳥獸之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耕者少舍乃修闔扇祀不用犧牲	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司空修利隄防導達溝瀆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命野虞毋伐桑柘勸蠶事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申命羲叔

中因而重之也叔數之末

宅南交

敬致　冬夏致日　短長之極故言致

日永　日長極景短極

星火　東方七宿昏見南方　舉火則春鶉秋栘冬大梁可知

以正仲夏　冬夏為陰陽之正故言正

厥民因　時氣燠而農事急故厥民因　老幼因就壯者畢出在田

鳥獸希革

平秩南訛

紀歷象兩平者以其有餘不足也秩者以其先後緩急也三時言秩則功之方興也朔易言在則功之已成也方興者秩之已成則凡在天之和否在物之豐耗在人之勤情皆可得而知矣故變秩言在察之密

四月

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厥民因之始）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五月

養壯佼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遊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毋用火南方

六月

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分命和仲

和天地之義兼分別于義

宅西曰昧谷

寅餞納日

送之故曰餞

二分故曰寅餞

宵中

日夜分秋陰中以宵言

星虛

北方七宿皆見南方

舉虛昴則春星夏房可知

以殷仲秋

厥民夷

時氣清而農事急未可以休

民之在田者與夏均

鳥獸毛毨

平秩西成

則爲之備者冥矣分至啟閉必書雲物于三時未嘗不在月令自七月十月至三之日所行有序于明易矣嘗不秩然舉其詳者而言之云爾凡月令十二月事無非平秩平在者今略舉其切者明之則凡詩書固

七月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墻補城郭

八月

養衰老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乃勸種麥毋或失時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凡舉大事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九月

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之始厥民隩天子乃教于田獵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申命和叔

猶羲叔之義

宅朔方曰幽都　變北言朔終則有始

不言敬致者與仲夏同

日短　日短極晷長極

星昴　西方七宿昴見南方

以正仲冬

厥民隩　時氣寒而農事休民皆入室而處

鳥獸氄毛

平在朔易

禮春秋所載上欽天道者皆可觸類而長故平秩天之作訛成易者所以宕民也平秩人之作訛成易者又所以輔相天地也至于因析夷隩特舉居民之事以明授時之端至于言及鳥獸則又授時之極功也

十月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勞農以休息之命將帥講武

十一月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十二月　出土牛以送寒氣命漁師始漁冰方盛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曰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illegible]

春秋左傳五紀旁通之譜

歲

歲星災祥

襄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于子蟜之卒也十九年公孫揮與裨竈晨過伯有氏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此以人事推天數）

昭八年晉侯問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十一年景王問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此亦以人事推）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月

閏月差失

文元年于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

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當言正月己丑時史失閏）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一失閏）

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螽（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

閏月失禮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日

日食災祥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六物不同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它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趙簡子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日災占變

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哀六年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星

日食失禮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星辰躔分

襄九年宋災晉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襄二十八年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詳見歲星災祥）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昭元年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子產曰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三年晉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七年晉侯問士文伯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故以配日　八年晉侯問史趙（詳見歲星災祥）　九年陳災（詳見星占災變）　十年星出婺女　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詳見妖星占驗）　三十一年日食（詳見日食災祥）

占日布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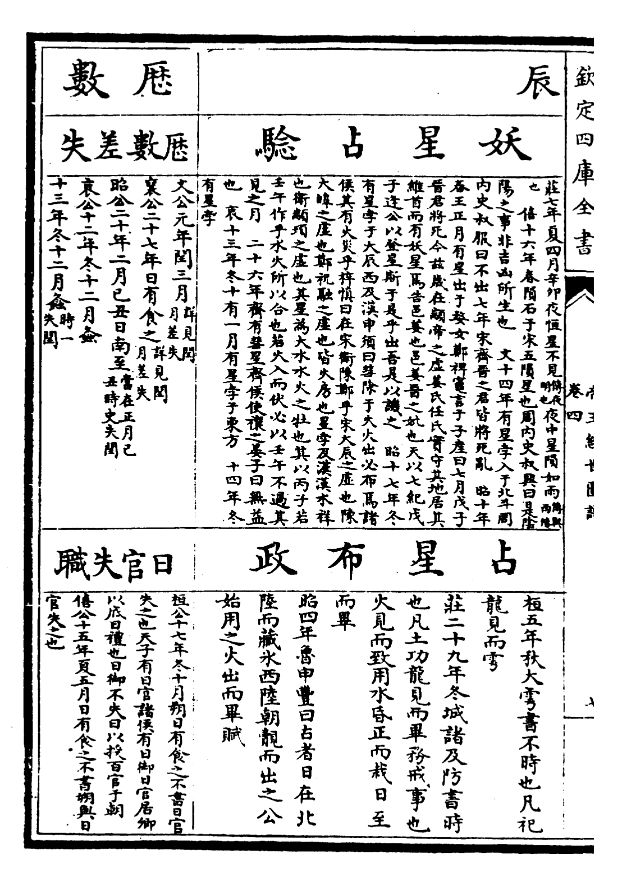
莊二十九年冬凡土功日至而畢

昭四年魯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莊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星占災變

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詳見妖星占驗）　十八年火始昏見丙子風壬午宋衛陳鄭皆火



辰　　歷數

妖星占驗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傳夜明也夜中星隕如雨傳與雨偕也　僖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周內史叔興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昭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除于大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　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十四年冬有星孛

歷數差失

文公元年閏三月詳見閏月差失

襄公二十七年日有食之詳見閏月差失

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當在正月己丑時史失閏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

十三年冬十二月螽時一失閏

占星布政

桓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昭四年魯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

日官失職

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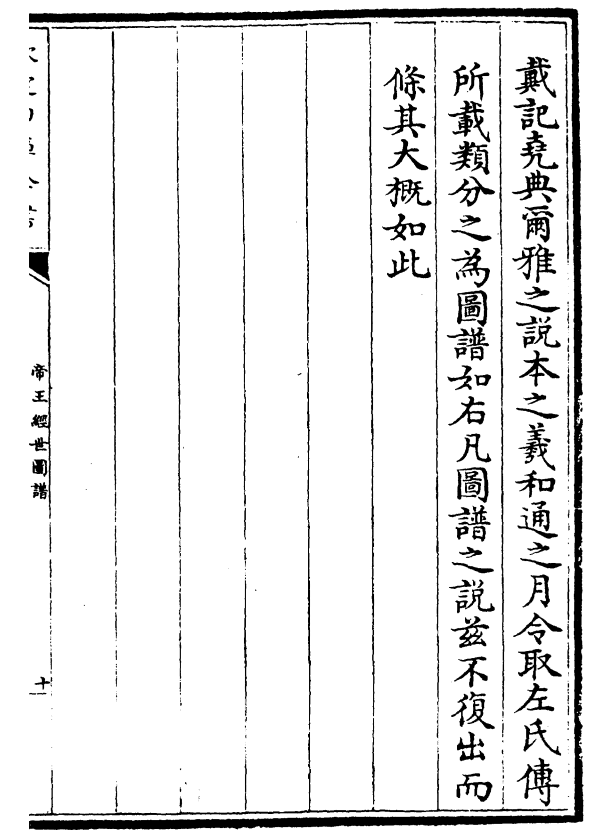
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五事八政修人事以奉天道者也故繼之以恊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也人不天不成歲月日時星辰天之所爲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歷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恊用五紀一寒一暑以爲歲春秋冬夏之四時統乎歲者也一盈一虧以爲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月者也一晝一夜以爲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者也一經一緯以爲星辰寒暑之所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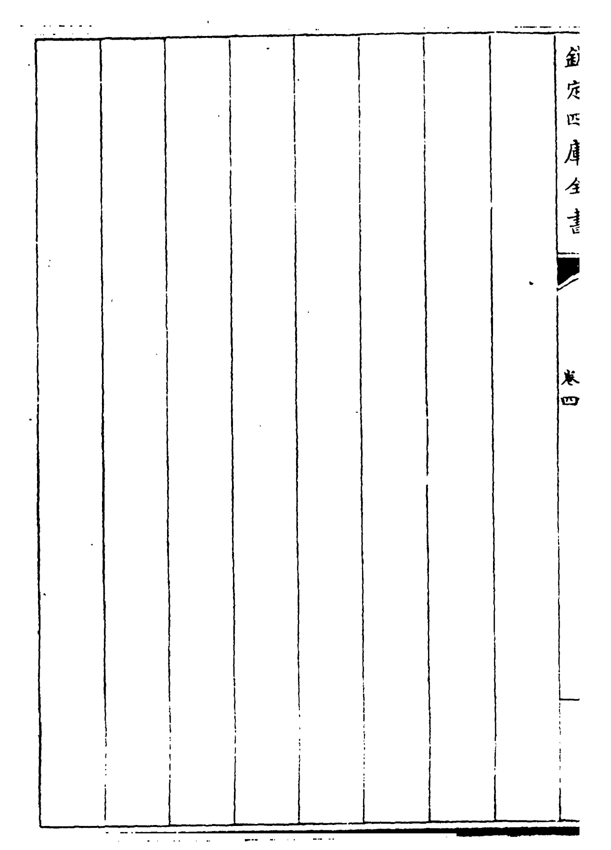
推遷日月之所由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為歷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之歷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五紀

之謂也乾坤之策所當卦氣之所直五紀之數該于易矣賁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歷明時五紀之義易備之矣堯典一篇最詳者授時成歲之事舜之受終最急者在璿璣齊政之法考績之典叢脞之戒則于分職亦云謹矣禹受堯舜之傳箕子發圖書之經緯其能不謹于五紀之協用耶周官之列職深切著明矣周衰官廢而天人之道晦授時之不謹至于再失閏不告朔察變之不詳至于官失其日用牲伐鼓

之非禮春秋既皆譏之矣當時君子尚能占象推驗若符節之合則先王之遺法尚有存者至秦滅學而先王之道掃地後世歴家僅能立法倚數以成一家凡先王授時之政一切無有而作訛成易析因夷隩之事一聽民之自趨而已至于象數變見視為偶然而視左氏所記為淫巫瞽史之説而不加省亦可悲夫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則協用五紀豈可忽哉故本洪範五紀合庶徵參周禮



戴記堯典爾雅之說本之義和通之月令取左氏傳所載類分之為圖譜如右凡圖譜之說茲不復出而條其大概如此



八政旁通之圖

一曰食

后稷

十二牧食哉惟時　足食

耒耜取益　網罟取離

洪水之後民食為急故唐虞之世稷官為重貨以通食之有無先本後末

大司徒

古稷官

凡周禮地官治野之職

養生

教典

王制五穀制用之事

耒耜之利以敎天下富者敎之本　以九職任萬民三農之屬也

二曰貨

后稷

交易取噬嗑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

共工

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大司徒

凡周禮治市之職皆貨事

養生送死

教典

王制關市之事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以九職任萬民百工商賈也

三曰祀

秩宗

典三禮

營室宗廟為先

家造祭器為先

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

犧牲有俗

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送死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祀

有樂

禮典

王制表祭之事

三禮五禮之首

祭祀之嗣事

四曰司空

司空

伯禹作司空既宅百揆攝兼司空之事水土既平百工事繁舜服牛馬杵臼宮室棺槨皆工事

共工

百工亦屬司空垂獨分命不以百工煩禹

冬官司空

今存考工餘亡

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五畝之宅百畝之田

事典

王制司空之事

居四民時地利所以食貨之業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司徒

契敷五教 既祈食貨則此司徒專主五教

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

士

皐陶明五刑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教之不改而後誅之

秋宗 納言 四岳

賓掌五禮賓在其中三禮特舉其重

太史公云龍主賓客遠人至然則納言如周太僕

賓于四門亦主賓客

十二牧柔遠能邇

十二牧蠻夷率服

士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如兵事兼在士 惟干戈省厥躬

大刑用甲兵

弧矢取睽 重門擊柝取豫

是兵 自反而有禮

禹宅百揆于八政無所不總

四岳十二牧亦無所不總

大司徒

十二教三物之屬

教典總在司徒散在它官教國子在諸子之屬

謹庠序之教

教有樂

大司寇

掌建邦之三典

五刑總在司寇散在它官如鄉刑屬司徒之類

大宗伯

以賓禮親邦國

賓禮總在宗伯散在它官行人司儀屬秋官之類

賓有樂

大司馬

軍政掌在司馬軍旅六官皆聯事軍禮同邦國之類

師有樂

冢宰統百官于八政無所不統

樂之通于八政者四

教典

王制司徒之事

敷五典擾兆民

刑典

王制司寇之事

宮禁居五禁之先宮欲禁而無刑

宮刑即宮中之官刑五刑與五禁互見

禮典

王制聘覲巡狩之事

以禮待賓客之治

賓禮在軍禮之先

八統八曰禮賓

治神人和上下

賓客之聯事

政典

王制出征田獵之事

九伐者正九法之所不能平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賓禮之所不能制以軍禮同之

軍旅之聯事

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是無所不總

八政時令之圖

但舉綱目言不盡載

	一曰食
孟春	躬耕帝藉命布農事祈穀行冬令則首種不入
仲春	耕者少舍毋作大事以妨農事行冬令則麥不熟行夏令則大旱蟊螟
季春	為麥祈實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行夏令則山陵不收
孟夏	野虞勞農司徒命農勉作農乃登麥行秋令則五穀不滋
仲夏	大雩祈穀農乃登黍行春令則五穀晚熟行秋令則果實早成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季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行春令則穀實鮮落行秋令則禾稼不熟
孟秋	農乃登穀始收斂行冬令則介蟲敗穀行春令則五穀無實
仲秋	趣民收斂勸種麥行夏令乃旱五穀復生
季秋	命冢宰農事備收
孟冬	命有司循行積聚勞農以休息之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仲冬	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行夏令則旱行秋令則瓜瓠不成
季冬	漁師始漁命農計耦耕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二曰貨	三曰祀
	其祀戶祭先脾迎春祈穀修祭典犧牲毋用牝
日夜分則同度量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其祀戶祭先脾命民社祠高禖鮮羔開冰上丁釋菜祀不用犧牲
命野虞毋伐桑柘后妃躬桑	其祀戶祭先脾薦鞠衣薦鮪書犧牲命國難磔攘
后妃獻繭	其祀竈祭先肺薦麥迎夏飲酎
關市毋索	其祀竈祭先肺大雩薦黍
命澤人納材葦命婦官染采命虞人入山行木	其祀竈祭先肺養犧牲 中央土 其祀中霤祭先心
	其祀門祭先肝迎秋
日夜分則同度量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	其祀門祭先肝命宰祝循行犧牲天子乃難薦麻
伐薪爲炭	其祀門祭先肝大饗帝祭禽于四方薦稻
	其祀行祭先腎迎冬大飲烝祈來年割祠臘
伐木取竹箭	其祀行祭先腎命有司祈祀
	其祀行祭先腎畢山川之祀薦魚監收秩薪柴以共燎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

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毋聚大衆毋置城郭	樂正入學習舞	
乃修闔扇毋作大事	上丁視學	命有司省囹圄
命工師百工咸理	天子視合樂	
繼長增高毋起土功行冬令則大水敗其城郭	習合禮樂	麥秋至斷薄刑
		挺重囚百官靜事毋刑
不可以興土功		
完隄防修宮室		命有司嚴斷刑
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命有司申嚴百刑
霜始降則百工休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坏城郭命工師效功		
土事毋作塗闕廷門閭		

七日賓	八日師
耕藉反執爵于大寢	不可以稱兵
養幼少存諸孤	行秋令則兇戎來征
聘名士禮賢者	行秋令則兵革並起
封諸侯	行秋令則四鄙入保
	班馬政行冬令則暴兵來至
	不可以起兵動衆行冬令則四鄙入保
賞軍士武人于朝	命將帥選士厲兵
養衰老	
	天子乃教于田獵行春令則師興不居
賞死事恤孤寡大飲烝	命將帥講武行秋令則小兵時起
命樂師大合吹	行秋令則四鄙入保

周政廢興之圖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洪範八政	一曰食	二曰貨	三曰祀
七月（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于耜 舉趾 其穫 私豵 獻豜 鬱薁 亨葵 棗稻 斷壺 苴 納禾稼 于茅 索綯	條桑 載績 于貉 取狐狸 薪樗	獻羔祭韭
篤公劉（美公劉之厚于民）	迺積迺倉 迺裹餱糧 徹田為糧		蹌蹌濟濟 俾筵俾几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迺疆迺理 迺宣迺畝	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	作廟翼翼
文武成康	華黍 宜黍稷 甫田 思古	魚麗 美萬物盛多 鴛鴦 交于萬物有道	后稷肇祀 庶無罪悔 以迄于今
厲王	華黍廢	由庚崇丘 由儀廢	天保魚麗廢
宣王	韓奕 實畝實藉 江漢 于疆于理	韓奕 獻其貔皮 無羊 考牧	雲漢 不殄禋祀
幽王	楚茨 田萊多荒	大東 杼柚其空	楚茨 祭祀不饗
春秋	書螟螽饑告糴之類見食不足	書求車求賻求金見貢賦不入	書雩烝禘郊之類見祭祀失禮

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入此室處 築場乘屋	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		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	二之日其同 載纘武功
于時處處 于時廬旅 于豳斯館	于時言言 于時語語		俾筵俾几 食之飲之	其軍三單
乃召司空 俾立室家	乃召司徒	虞芮質厥成	亦不隕厥問	乃立冢土 戎醜攸行
作邑于豐 宅是鎬京 作洛	於樂辟雍 鎬京辟雍 育才	行露 召伯聽訟 瞻彼洛矣 思古	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
板 萬民離散 不安其居 喪亂蔑資 曾莫惠我師	皇華南陔廢	民勞 式遏寇虐 厲王不能	鹿鳴廢之類	采薇廢之類
斯干 考室 鴻鴈 百堵皆作	黃鳥 刺宣王教 親而不至 我行其野 刺多淫昏	沔水 民之訛言 寧莫之懲	復會諸侯于東都	南征北伐 修車馬 備器械
十月 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	谷風 天下俗薄	菀柳 刑罰不中	賓之初筵	漸漸之石
書城築門殿之類見土功勞民	書兄弟父子夫婦之賊亂見五品不遜	書殺執用人之類見刑罰不中	書朝聘會盟之類見賓禮為私交	書侵伐取入之類見用兵無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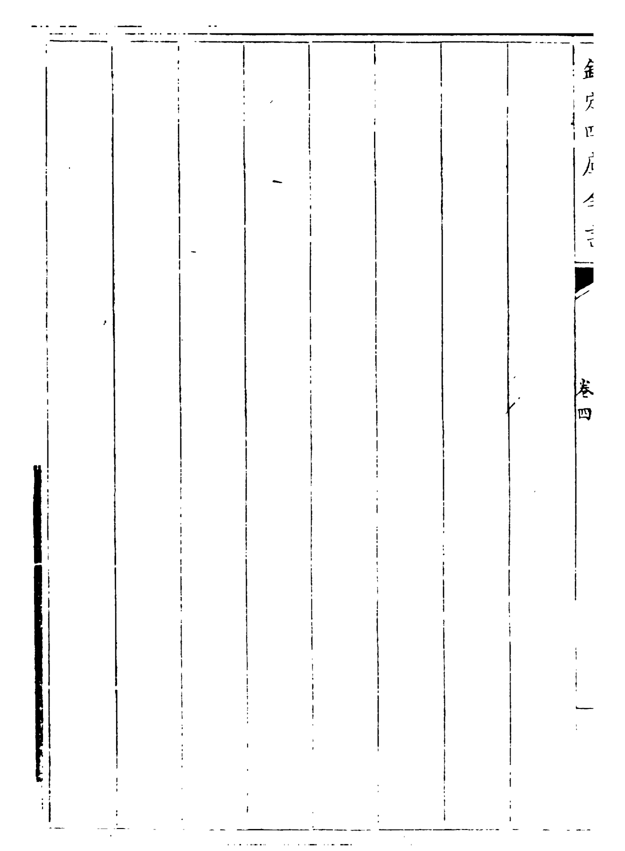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五事君所以修身也五事敬則可以言政矣故八政次之食所以養民貨所以通食而濟民用養生備矣則可以報本追遠矣故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先養生而後送死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也養生送死無憾則欲其安居而樂業也故司空次之飽食煖衣逸居不可以無教也故司徒次之教有所不行不可以無弼也故司寇次之六者具自治之道盡斯可以治人矣禮以賓之師以正

之治人之道備矣農用八政何也主乎厚也先養之而後治之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本而後末先報而後安先教而後誅自反有禮而後師無非厚者茲其所以為農用也觀乎十三卦制器之義知八政之所由始焉觀舜之命九官周之六典知八政之所由備焉觀詩之風雅知八政之所由廢興焉觀春秋知八政之所由壞焉觀孔孟之書知八政之不克復焉觀月令知八政之于秦本亡而末從焉觀王制知八政之

于漢有其意而無其事焉噫古之養民何其厚而後世何其浸薄歟九官之命詳于養民而兵刑合于一官六卿分職則本末該矣食貨教合于一官因與創之異也兵與刑分為二職業鉅事叢也七月公劉大王之詩不及乎刑者非無刑也無俟乎刑也刑非所美也或以無訟或因事而言或思古而作則有之矣八政之中教為極功四者教之本三者教之餘也治道之缺自教始其復也亦難宣王之中興所以未至

乎極功也教不至則刑有所不行訛民之莫懲也教之未至也故規之雖然猶未離乎忠厚也春秋大壞矣聖人作春秋所以繼詩之美刺而存其忠厚也庶矣加富富矣加教聖人不得自行其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弟子尚以不得已而去為問春秋得無作乎孟子之言于齊梁滕者王道之本也故不及乎司寇賓師之事不忍其罔無恒産之民陷溺而糜爛之也始乎食終乎兵參之以信八政該而存矣孔子為羣

弟言萬世之論也始乎食終乎教孟子為時君言救民之術也所謂不得已而去兵者如是而已月令秦之書以教蓋略其本歷矣況如令所言者秦蓋未悉行乎襄公秦之始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詩人何其見微哉漢唐君臣獨譊譊乎呂氏之令先王之八政宜其不復也王制一篇剌六經而作雖其次第或與洪範異而八政亦粗舉焉惜乎又不見于施行也



刑罰世輕世重圖

刑罰世輕世重

刑新國用輕典

夏刑 禹沿皋而輕刑

穆王呂刑 訓夏贖刑

墨千
劓千
剕五百
宮三百
大辟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

孔子言周末制

輕刑增千
重刑減二百
死刑減三百

刑平國用中典

舜刑 知舜刑用中典者呂刑見之

周刑

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
刖罪五百
宮罪五百
殺罪五百

刑亂國用重典

湯刑 其目不見于經 商人先罰後賞

古敢作官刑湯官刑用墨知刑重故云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

用兼四代之制刑有三典至穆王用夏刑

輕重諸罰有權

眚災肆赦

宥過無大
功疑惟重罪疑惟輕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上刑適輕下服
獄疑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三赦　幼弱　老耄　惷愚
三宥　不識　過失　遺忘
八辟議　親　故　賢　能　功　貴　勤　賓　與絡合

過　疑　適輕　恩義　解之義

怙終賊刑

刑故無小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下刑適重上服

八成　邦汋　邦賊　邦諜　犯邦令　撟邦令　為邦盜　為邦朋　為邦誣

四誅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故　不改　適重　亂政　疑衆

豐折獄致刑
噬嗑屨校滅趾之義

墨　　　　墨辟疑赦罰百鍰（六兩為鍰黃鐵也）

劓（康誥劓刵 刵一刑 刵割耳）原野　鄉士（肆之三日）　四裔　劓辟疑赦罰惟倍（二百鍰）

書五刑　剕　五服三就　朝（公族于甸人）　周禮　遂士（郊就）　流宥五刑五宅三居（九州之外）　五刑之疑有赦　剕辟疑赦罰倍差（五百鍰）

訓夏贖刑　金作贖刑

宮　市　縣士（縣就）　千里之外　宮辟疑赦罰六百鍰

大辟（斬殺人路車 轘磔大辟）　大辟疑赦罰千鍰

舜典象以典刑　皋陶作士明于五刑　禹謨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皋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周禮五刑

士師以五禁

左右刑罰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四曰野禁

縣正趨功會事而誅賞

遂大夫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

鄙師以時數其衆庶察其美惡而誅賞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五曰軍禁

甘誓予則孥戮汝　泰誓不迪有顯戮　牧誓其于爾躬有戮

費誓有大刑有常刑有無餘刑非殺　司馬不用命者斬之

士師一曰誓用之于軍旅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

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司徒鄉八刑糾萬民　不孝　不睦　不婣　不弟　不任　不恤　造言　亂民

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舜典扑作教刑　益稷撻以記之　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一曰宮禁

太宰八灋七曰官刑以糾官治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　徇官屬曰國有常刑　憲禁于王宮百官府曰內有大刑

胤征曰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

二曰官禁

舜典鞭作官刑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三曰國禁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明罰勑法

明勑于先則人畏而不犯可無事於用獄

士師五禁

以左右刑罰

一曰宮禁 小宰所掌宮刑之禁

二曰官禁

三曰國禁

四曰野禁

五曰軍禁

大司徒使萬民觀象刑

小宰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周禮此類甚多

士師五戒

以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書誓皆是

二曰誥用之于會同 書大誥多方之類

三曰禁用諸田役 周禮禁令之類

四曰糾用諸國中 周禮言糾之糾

五曰憲用諸都鄙 布憲之憲

議獄緩死疑獄

三刺 一曰訊羣臣　再曰訊羣吏　三曰訊萬民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五聲 一曰辭聽　二曰色聽　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　五曰目聽

呂刑 簡孚有衆（三刺）惟貌有稽（五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王制 獄疑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與文王世子君曰宥之同）

君陳 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

大司寇

兩造禁民訟 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 矢以示直

兩劑禁民獄 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金以示堅 獄重于訟故尤謹之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

期內聽

期外不聽

國中一旬 鄉士旬而職聽于朝 掌國中

郊二旬 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 掌四郊

野三旬 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 掌野

都三月 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掌都家

邦國朞

司寇肺石 以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司圜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雖出三年不齒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蒙初九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教刑司救

圜土　嘉石

小懲而大戒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司寇以嘉石平罷民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重罪旬有三日坐　朞役

其次九日坐　九月役

其次七日坐　七月役

其次五日坐　五月役

其下罪三日坐　三月役

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赦之

聖人之有刑將以愛民非以殘民將以輔教非以害教是故立之欲其嚴也禁之欲其漸也議之欲其熟也行之欲其當也臨之欲其哀矜處之欲其忠厚也有間之當去不免于用獄不明動之是罔民也使民觀刑象徇官府以木鐸五禁五戒左右先後之是謂立之欲嚴易之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是也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于蒙之極而擊之不若于蒙之初而發之滅耳于間之終寧其滅趾于間之始故平之以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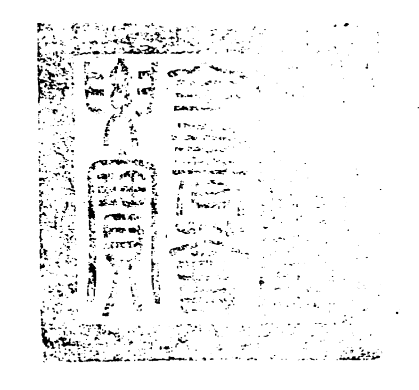
石而教之以圜土是謂禁之欲漸易蒙之初九發蒙利用刑人噬嗑之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是也情與法適相當心與迹不相戾猶必盡心也矧于疑乎聽之于衆稽之以貌明啟刑書而胥占之無簡不聽衆疑赦之是謂議之欲熟易之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是也過者疑者重而適輕者恩義之所當恤者舍之則仁刑之則害仁吾有赦宥焉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是也故者不改者輕而適重者亂政而疑衆者刑

之則義合之則害義吾有刑殺焉易之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是也合是二者是謂行之欲其當也兩造兩劑以禁獄訟自史至王皆參聽之非不明慎于用刑也然士之治自旬至朞皆有期日而又有肺石以達窮易之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是也三后成功不廢堯之哀矜九功惟叙不懲舜之寛簡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君臣都俞大抵厚于自反而薄于責人易之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

獄是也茲數者恤刑之道也猶不敢以道之得廢法之修五刑有服五服則三就五流有宅五宅則三居刑有重輕罰有多寡所以為當其罪也野刑不以施于鄉軍刑不以施于國宫刑不以施于官所以為適其宜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法有權所以為得其情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所以為合于時也既訊之羣臣又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所以為稽于衆也罔攸兼于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所以為各得其職也本末兼備人法兩盡如此是以能乂用三德而明德慎罰因殺開釋皆至于亦克用勸也一毫之有愧于昔人吾寧過于厚無過于薄則禹之泣辠穆王之訓刑漢文之除肉刑殊時而同道異德而同心者歟

帝王經世圖譜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帝王經世圖譜卷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 史部

帝王經世圖譜卷五

宋 唐仲友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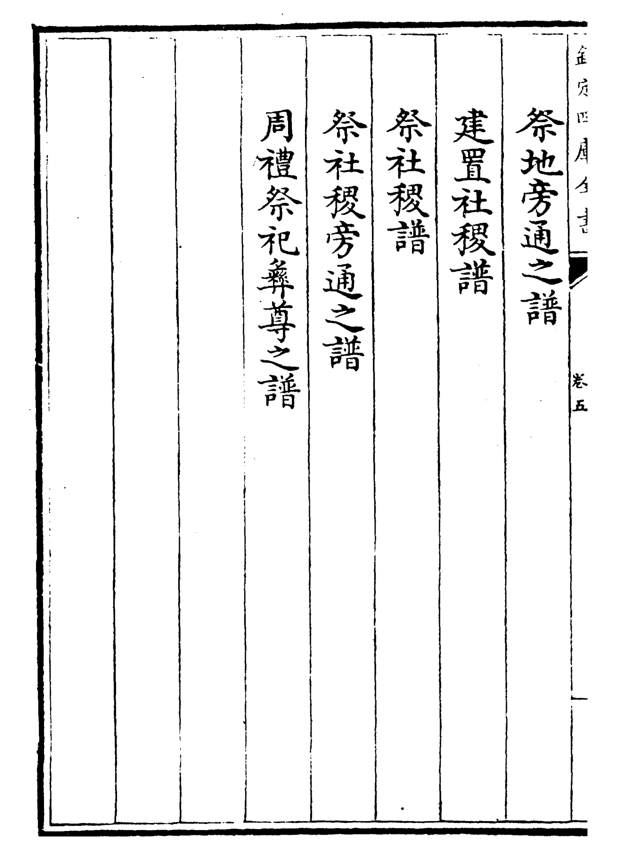
三禮五禮名數之譜

周禮祀天之譜

周禮祀天旁通之譜

周禮祭地之譜

地示異名之譜



三禮五禮名數之譜

三禮

祀天神禮三

- 禋祀祀昊天上帝
- 實柴祀日月星辰
- 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五禮

吉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其別十二

禋祀 實柴 槱燎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祠
禴 嘗 烝

凶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其別五

喪 荒 弔
禬 恤

地示禮 祭 三

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貍沈祭山林川澤
疈辜祭四方百物

人鬼禮 享 六

肆獻祼享先王
饋食享先王
祠春享先王
禴夏享先王
嘗秋享先王
烝冬享先王

三禮合十二

賓 以賓禮親邦國 其別八

春朝 夏宗 秋覲
冬遇 時會 殷同
時問 殷覜

軍 以軍禮同邦國 其別五

大師 大均 大田
大役 大封

嘉 以嘉禮親萬民 其別六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脤膰 賀慶

五禮合三十六

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凡治以禮待賔客之治　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大司徒之職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争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保

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　春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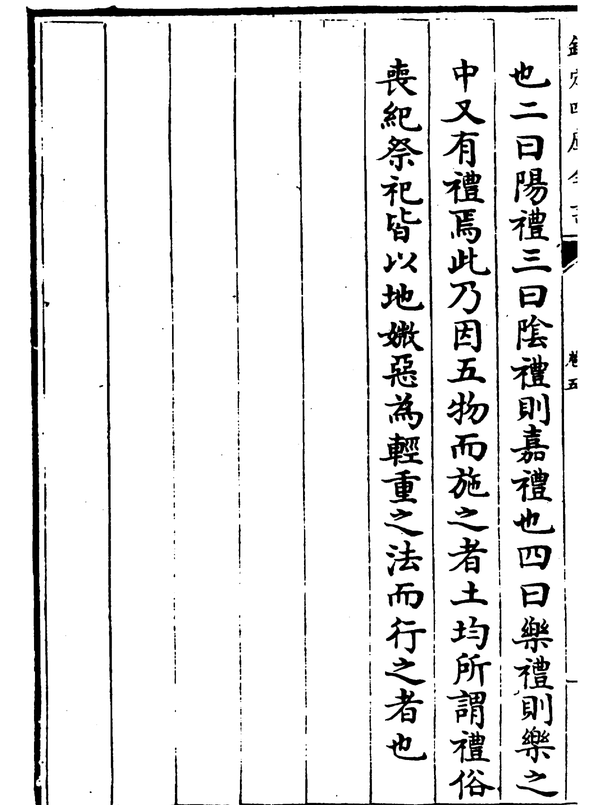
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賔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賔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賔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

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尚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皋陶謨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虞書巡守修五禮皋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有能典朕三禮蓋兼神人三禮則事神之禮也人明

而神幽幽足以事神則明而治人優為矣故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也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五禮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與鬼神合德推而治五禮夫豈難哉此舜命官之意而成周所祖述也五禮之制掌于宗伯而其教掌于司徒教萬民養國子五禮在六藝之首又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則無一民不在于禮者夫子所謂齊之以禮者也至于十二教一曰祀禮則吉禮



也二曰陽禮三曰陰禮則嘉禮也四曰樂禮則樂之中又有禮焉此乃因五物而施之者土均所謂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者也

周禮祀天之譜

常禮

春祈穀 夏正郊

夏祈穀 大雩

變禮

旅 大故

類 師

秋明堂 大饗

冬至圜丘 亦南郊

兆五帝於四郊

蒼 東
赤 黃 南
白 西
黑 北

造 師

禱祠 大烖 旱而雩之類

巡狩柴

升中 二月岱
五月南
八月西
十一月朔

周禮祀天旁通之譜

禮	禋祀 燔柴
時	夏正（啟蟄而郊） 夏雩（龍見而雩） 季秋（大享明堂） 冬至日（致天神） 五時迎氣（日同用辛）
地	南郊（就陽位） 圜丘（吉土） 泰壇（燔柴） 明堂（在國之陽） 四郊（兆五帝）
牲	用騂（陽祀用騂）（夏元 商白 周騂） 祀牲放六器之色 禮（用犢 牛角繭栗 牲體全烝） 明堂牛羊 配牲
幣	幣放六器之色
玉	四圭有邸（晉大圭 執鎮圭）祀天 蒼璧禮天 東青圭 西白琥 南赤璋 北元璜

器物　陶匏　槀秸五齊三酒大羮　蒲越粢盛秬鬯　犧尊疏布冪樿杓豆登鼎俎簠簋

服　大裘而冕內服大裘上加衮冕　被衮

車　玉路　素車所乘各有時兼備文質

旗　太常龍章而設日月

樂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圜鍾為宮六變天神皆降

毛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祀號　神號類造　金版職金旅上帝則共金版

張設　氊案　皇邸旅上帝　大次小次重帟重案祀五帝

配侑　后稷郊祀配天　文王宗祀明堂配上帝　郊主日配以月

周禮大宰之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

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王晋大圭執鎮圭以朝日　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大司樂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樂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大祝掌六祈一曰類二曰造　辨六號一曰神號　大師類上帝　巾車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家宗人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　節服氏祭祀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　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大司冦之職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小司冦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士師之職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　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周易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尚書舜典肆類于上帝　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
天神后　泰誓上類于上帝　武成柴望大告武成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毛詩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　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
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
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
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雲漢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閟宫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饗以騂犧是享是宜

禮記曲禮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天子祭天地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仲夏大雩帝用盛樂　季夏之月命四監

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
皇天上帝　季秋大饗帝　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
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禮運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
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禮器有以少為貴
者祭天特牲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

有以素為貴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冪樿杓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郊特牲郊特牲貴誠之義也故牲孕祭帝弗用也　郊血大饗腥三獻

燗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

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
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
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
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
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明堂位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
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

稷天子之禮也　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　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祭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

焉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

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哀公問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其如示諸掌乎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左氏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　僖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穀

梁曰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氏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
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
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　公羊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
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
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

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曰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

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曰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三年秋大雩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曰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

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五月不郊猶三望　冬大雩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曰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

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曰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襄公五年秋大雩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八年九月大雩　左氏曰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　六年九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

八年秋大雩　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　二十五年秋
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曰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
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曰秋七月上辛大
雩季辛又雩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定公
元年秋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有
二年秋大雩　十有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
五月辛亥郊　公羊曰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曷為

不言其所食漫也夏五月辛亥郊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穀梁曰不敬莫大焉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

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

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體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孝經孝治章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應感章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先王祀天之禮見于經傳甚明而諸儒異説矛盾制始不明惟參考而公取之則坦然可舉大抵常禮歲九郊雩明堂圜丘兆五帝於四郊也變禮有旅有類造有禱祠有柴望有告有用牲稽經可歷考也夏正之月祈穀于上帝詩之噫嘻郊特牲之迎長日春秋

書郊左傳啟蟄而郊是也夏祈穀于上帝詩之噫嘻

月令大雩帝春秋書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季秋

大享上帝于明堂詩之我將月令之大饗帝孝經宗

祀文王於明堂是也冬日至祀天於圜丘詩昊天有

成命大司樂於地上之圜丘奏之禮器因吉土以享

于郊是也兆五帝於四郊則小宗伯所掌月令迎氣

是也此則歲凡九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説是矣然五

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説出于

讖緯不攻自破矣王肅謂祭天歳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若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右孝經配上帝周禮禋祀五帝皆非祭天可也肅之為説又不通矣參而取之一天六帝歳有九祭常禮之不可易者也若其變禮則大故有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禮器大旅具矣是也師後有類造肆師類造為位泰誓類于上帝是也旅陳類聚則合上帝五帝而一祭焉者也大裁有禱祠肆于上下

神祇雲漢上帝不臨春秋大雩書旱之類是也巡狩有柴望舜典至于岱宗柴詩時邁禮器升中郊特牲適四方先柴是也至于禪有肆類代有告革命有柴作邑有用牲亦事天之變禮也就陽故於南郊因天故於圓丘至敬故掃地燔柴故於泰壇此冬祀祈穀之所同也蒼璧牲幣放其色樂以圜鍾為宫所以禮之也四圭有邸牲用騂樂奏黃鍾所以祀之也大圭素車大裘陶匏槀秸蒲越犧尊疏布冪樿杓大羹用

犢貴誠質也鎮圭玉路大常璪十有二斿被衮晝布冪彝或則天數或明天道又以致其文焉夫事天之禮豈一而足哉先儒以圜丘蒼璧為冬祀南郊四圭為春郊大裘無旒乘素車被衮為魯禮祭天無祼不用彝皆攷之未詳者也禮神之牲幣玉則燔之祀神之牲玉則薦之降之而後禮禮之而後祀南言其方圜言其形大裘而冕則被衮矣素車玉路乘之各有時亦兼文質而已秬鬯以事上帝大旅陳奠彝則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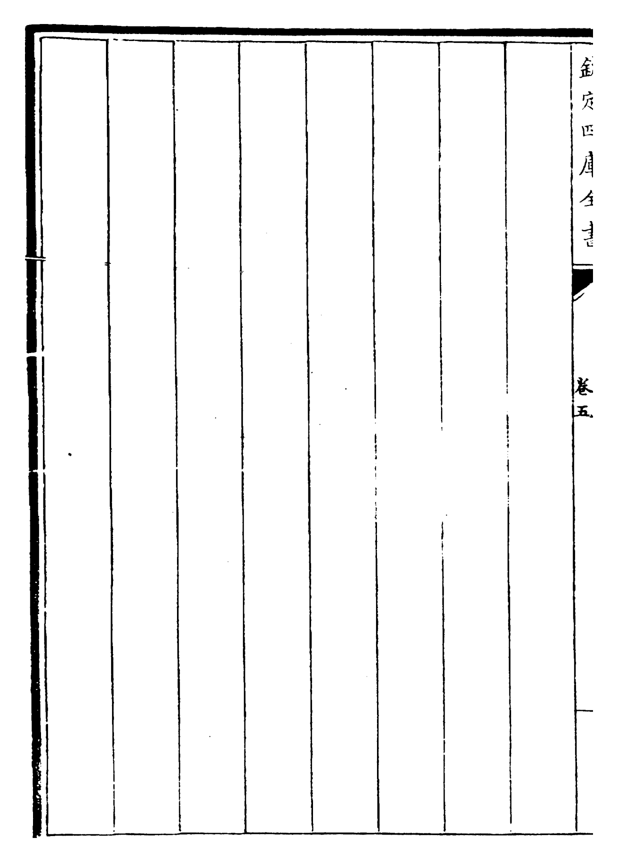
無祼猶設彝故酒正言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而冪人䟽𠪨亦為祭祀言之為可考矣大旅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昊天上帝亦張設之為可知矣大報天而主日故典瑞言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掌次言朝日祀五帝則行于郊祀可知非實柴圭璧之祀矣祀五帝沃尸盥則郊祀有尸矣然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則尸乃配侑之尸歟魯之所用郊雩也其見于經傳則詳矣郊用夏正魯于四

月失禮也雩用龍見月令于仲夏秦書也明堂兼饗五人帝侑以五官主于宗祀故于室堂而禮文于郊祀詩有牛羊似與用犢不合蓋配侑之大牢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則帝之牲與配牲各有不同矣郊配以稷明堂祀文王考之詩孝經明矣鄭以禘郊祖宗皆為配天以禘其祖之所自出與后稷所配皆為感生帝于經未有考也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則吾嘗聞之學者當信經讖緯不足惑也禮天地兆五

帝器宜有七而六者兆於四郊則從四方之色而已古祭天之祀一歲巳九又有變禮非王者所盡行則有攝位之禮矣禮莫重于祀祀莫重于天故卜日誓戒具脩皆致其嚴大饗不問卜者不徧問五帝云爾大宰言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非不卜也常祀多分有時乎合大饗是也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巡狩柴望是也常禮則備變禮則畧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類造禱祠柴告則又畧于旅矣有故則

旅故存奠彝廞樂器豈非以其凶災耶類或用于禪或用于師柴或用于狩或用于革其禮一也旅掌于大宗伯類造掌于小宗伯則其隆殺可知告與用牲則又其畧矣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大雩豈爲得禮乎自郊徂宫則雩其旱禱之先歟作樂于豫身于鼎立廟于渙均是事天而所因之時異也惟聖人爲能饗帝仁人之事天如事親然則苟盡其事天饗帝之道則禮雖先王

末之有可以義起也



周禮祭地之譜

常禮	夏日至祀地示	
變禮	告：大封告、建邦國告	禱祠：大災

地示異名之譜

名	出處	說明
地示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彪 地示總稱
大示	大宰祀大神示亦如之 大宗伯祭大示	大示乃地示之大者
土示	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	土示乃五土之中原隰之示
后土	大宗伯大封先告后土 大祀建邦國先告后土	鄭氏釋后土二說當以土神一說為正
社		五土之神句龍配食

祭地旁通之譜

禮	血祭　瘞埋
時	夏日至鄭氏謂十月祭神州出於讖緯
地	北郊經無明文鄭氏說引緯澤中方丘奏樂泰折瘞埋
牲	用黝祀牲放黃琮禮牛角繭栗
幣	幣放黃琮
玉	兩圭有邸祀地黃琮禮地
器物	經無明文鄭氏謂陶匏槀秸之類與事天同于理當然

服　經無明文　鄭氏謂大裘而冕夏至日非服裘之時理應服衮

車　經無明文　巾車玉路建大常以祀先儒謂禮同事天于理為是

旗　大常　用玉路則應建大常

樂　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函鍾為宮八變地示皆出　毛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祝號　示號

張設　經無明文　理應同于祀天

配侑　經無明文　鄭氏引孝經緯謂后稷配

周禮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　牧人凡陰祀用黝牲毛之　大宗伯之職以玉作六器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　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肆師之職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凡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　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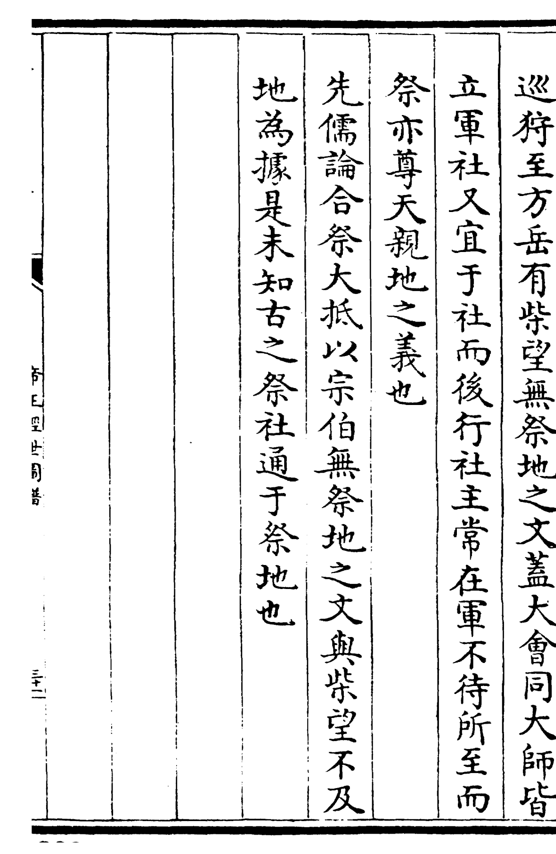
得而禮矣　大祝六號三曰示號建邦國先告后土
家宗人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
尚書武成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毛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雲漢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
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天子祭天地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禮器天地之
祭倫也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祭法瘞埋於泰折祭

地也　曲禮天子祭天地歳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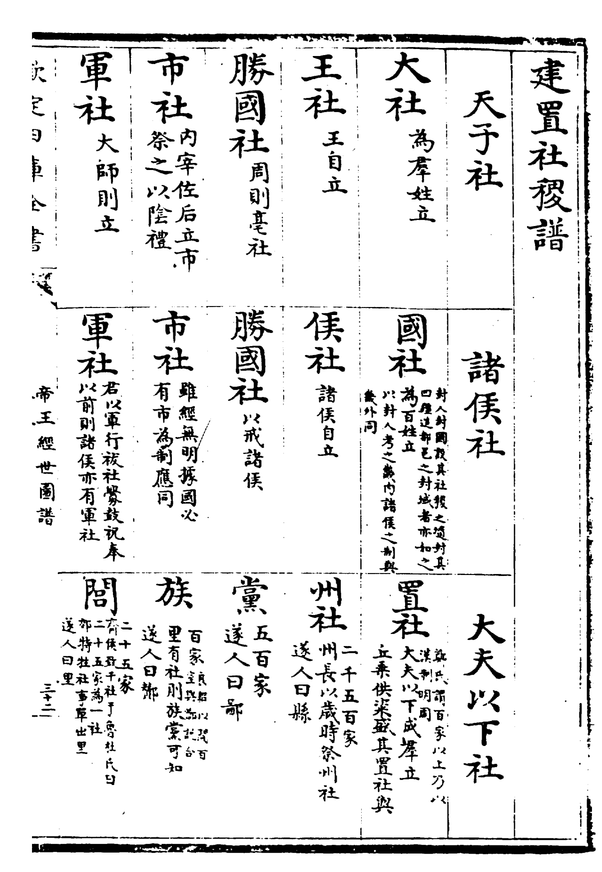
孝經應感章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王者父天母地奉使之理宜均而周禮宗伯無祭地之文以經考之祭天之禮一歳四行而祭地獨行于夏日至何其詳畧之不同歟蓋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土之於人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王者之於地也親之其祭之若簡為有社焉周禮之稱地示有五曰地示曰大示曰土示曰后土曰社為名不同而

皆祭地之禮也祀天之禮雖諸侯不得僭而社通于庶民尊親之別也祭地之禮等于天者惟夏日至之一祭與大灾之禱祠社則降殺矣周禮于祭地所載猶略以大宰大宗伯推之則凡無異文者大抵同于天也神州之說出于讖緯鄭氏述之以經有牲玉樂舞之異文離而二之不知禮神祀神同在一祭而方丘奏樂泰折瘞埋同在北郊之地初不可析而二之也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

地利也又曰社所以神地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以社配帝又以配郊又謂之神地道則社之為祭地而以親地下達於民豈不明哉然則宗伯之不言祭地舉社稷而見之同乎血祭又可知矣何必牽合讖緯為神州之說乎今故依經黜傳以為祭地三譜如左其社稷見別說


巡狩至方岳有柴望無祭地之文蓋大會同大師皆立軍社又宜于社而後行社主常在軍不待所至而祭亦尊天親地之義也

先儒論合祭大抵以宗伯無祭地之文與柴望不及地為據是未知古之祭社通于祭地也



建置社稷譜

天子社

大社 為羣姓立

王社 王自立

勝國社 周則亳社

市社 內宰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

軍社 大師則立

諸侯社

國社 為百姓立 封人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以封人考之畿內諸侯之制與畿外同

侯社 諸侯自立

勝國社 以戒諸侯

市社 雖經無明據國必有市為制應同

軍社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前則諸侯亦有軍社

大夫以下社

置社 大夫以下成羣立 鄭氏謂百家以上乃以立乘供粢盛其置社與漢制明同

州社 二千五百家 州長以歲時祭州社 遂人曰縣

黨 五百家 遂人曰鄙

族 百家 貞昭以閭百室與為社合 里有社則族黨可知 遂人曰酇

閭 二十五家 齊侯致千社于魯杜氏曰二十五家為一社 郊特牲社事單出里 遂人曰里

祭社稷譜

常禮

孟春 籍田 祈

仲春 蒐田祭社 命民社

秋 報

孟冬 大割祠 于公社

變禮

類 天地大災 禰祀 禱祠 大故 天災 類重禱輕

用牲 師 甸 獻 軍歸

封 封于大神 注社及 方岳

宜 大師 告 大會同 諸侯適天子

釁 釁禮始成其宮

祭社稷旁通之譜

壇	天子五丈（四面方色冒以黄 勝國之社屋之） 諸侯半之（各受方色 亦冒以黄）
木	各以野所宜木（夏松 商栢 周栗 大社松 東栢 南梓 西栗 北槐）
主	社主以石
時	春（籍田 元日命民社） 秋（報） 孟冬（割祠） 日用甲
牲	陰祀用黝 報用犉牲（黄牛 黒脣）（天子太牢 諸侯少牢）（民社犧羊 祈黝報犉皆地色）
服	希冕
器物	大罍（罍在鬯人 有鬯可知） 丘乘供粢盛（天子諸侯 應出神倉）

樂　靈鼓　帗舞　奏太蔟　歌應鍾　舞咸池　司樂主祭祀之樂餘則帗舞

配　勾龍配社　商欲遷夏社不可繼勾龍者禹　弃配稷　商以前柱配

祝　示號　凡地示同

地　天子社在雉門內之右　社東稷西　諸侯中門之右

位　君南嚮荅陰

禮　血祭

幣　放牲之色

誓　君親誓社以習軍旅　社事單出里家一人　社田畢作通羨卒

周禮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隂禮鄭司農云祭之以隂禮者市中之祀先后所立社也　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小司徒之職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牧人凡

陰祀用黝牲毛之　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大宗伯之職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則為位　肆師之職立次祀用牲幣注謂社稷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封于大神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司服祭社稷五祀

則希晃　大司樂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注謂地示郊及社稷
大祝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師
宜于社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大會同宜于
社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
郊祀于社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
祠焉　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
誓民鼓遂圍禁火幣獻禽以祭社　若師有功則左執
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小子掌珥于社稷　大司寇之職大軍旅涖戮于社　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尚書甘誓弗用命戮于社　湯誓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泰誓上宜于冢土　泰誓下郊社不修　召誥越翼日戊午廼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毛詩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緜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載芟春籍

田而祈社稷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良耜秋報社稷也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

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禮記曲禮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　國君死社稷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諸侯祭社稷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大割祠于公社　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曾子問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世子生以名徧告之社稷　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殽地　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　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禮器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三獻爓謂三獻祭社稷　三獻文謂祭

社稷　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君南嚮于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

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明堂位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祭統事宗廟社稷

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　祭義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　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春秋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左氏曰非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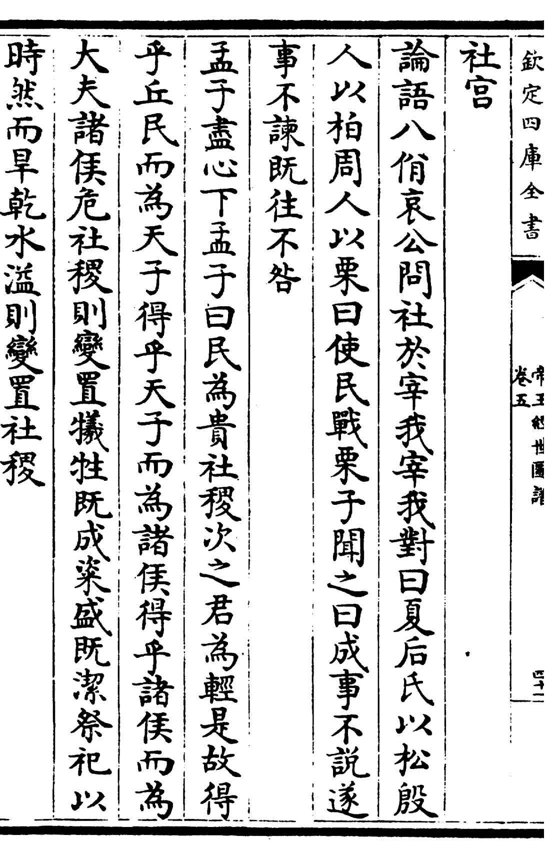
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
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
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莊公二十五年六月
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曰六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
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公羊曰日食則
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

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案秋大水一條亦係莊公二十五年事原本誤增春秋二字作另行書今改正）　左氏曰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曰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曰高下有水災

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閔公二年間于兩社杜預云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使遠啟彊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二十五年鄭入陳陳侯免擁社祝祓社乃還　三十年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

甲午宋大災　昭公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

祀之　定公四年衛祝佗曰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羊曰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左傳哀公七年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曹人夢衆君子立于



社宫

論語八佾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而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先王之于地也親之親之故有社焉有社故有稷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人非土穀不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親而事之不嫌于下達而禮則有隆殺焉祈于籍田蒐于仲春報于秋蜡于冬天子之禮也而諸侯大蜡之禮則殺民社則春秋之祭而已天子諸侯社有三而勝國社與焉其二以盡祈報之誠其一以示監戒之義禮不嫌于數祀不嫌于廣皆親地之義也于市則有市社于軍則有軍社裁有類故有彌

行有宜宮有珥行𢧵獻愷無時不在又禮之變者也
諸侯之封胙土于社行則告師則奉以行而專以保
社稷為孝亦親之而已矣曰大社王社曰國社侯社
曰置社名之殊也王具四方之色其廣五丈諸侯各
以方色其廣半之制之殊也太牢少牢犧羊牲之殊
也咸池帗舞樂之殊也天子歲四諸侯三民社二祭
之殊也其親地同而隆殺則有禮也王之南鄉荅陰
也常禮用甲日之始也它或用戊或吉而已常祀以

牲幣天災則有幣而無牲事之宜也希冕大罍于其質而已牲用黝報則用犉陰之類地之色也應鍾靈鼓地示之樂也田圭田祖也社主以石木以所宜因其產也周人以栗以所宜無它義也宰我鑿之曰使民戰栗故夫子不取焉古祭必先田而社田畢作君親誓以習軍旅如齊觀社蓋觀齊之軍實内政變周昉乎此矣仲春火幣獻禽以祭社而出火以季春先火田而民咸從之也郊特牲言出火而後誓社意其

非周制乎而亳社則周制也注以為誤闕疑可也社
在雉門之右藉田而祈社稷非曰社在藉田也社所
以神地道稷所以祭百種而曰獨祭勾龍弃者王肅
之偏見也日食伐鼓于社抑陰也諸侯伐鼓于朝未
純乎君自責以尊太陽也用牲伐鼓魯之失禮且僭
也水而鼓用牲則又甚矣謂伐鼓責上公諸儒之鑿
說也勝國之社屋之陰訟聽焉刑官為之尸皆陰之
義所以別周社也周之亳社勝國也宋亦亳社雖商

後而封于周不得自私其社也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係于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爲民祈報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于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于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兹矣報非止于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者洫卜來歲之稼之意也

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己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常禮之未修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未舉而郊宮徂矣而終不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之先王其于豐凶之際所以敬事社稷者葢如此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先儒未有深明之者以

弃易柱則當以禹易句龍或曰禹王禮不可祀以公

或曰商不可以配禹于社是說非也聖人無私心禮

無定尊后稷周之祖而奉以為社宋商後而立亳社

何嫌之有夏社之不可遷其以勝國之故乎夏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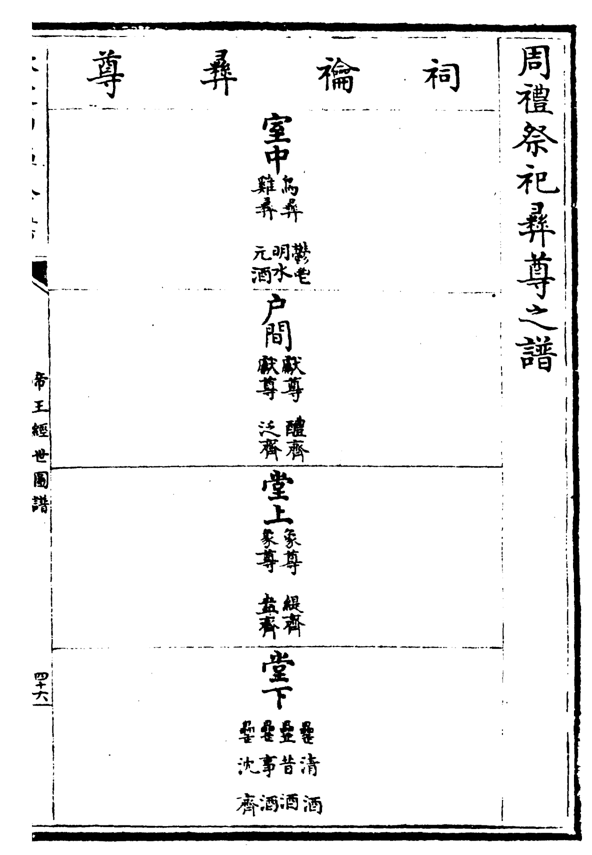
在商猶亳社之在周也禹之不可配夏社而三社之

不可二配也明矣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繫焉

古兵出于鄉遂丘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

有兵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故奉之主車戮則行焉勝

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別私言民社以別官王與諸侯為羣姓立者公也自為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下通于二十五家之里舍大割祠于公社則王之大社而已事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于天子而無二尊事地察故下達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尊親之辨如此


周禮祭祀彝尊之譜
祠
禴
彝
尊
室中
雞彝
鳥彝
鬱鬯
明水
元酒
戶間
獻尊
獻尊
醴齊
泛齊
堂上
象尊
象尊
緹齊
盎齊
堂下
罍
罍
罍
罍
清酒
昔酒
事酒
沈齊

嘗烝彝尊	祫禘彝尊
室中 黃彝 斝彝 鬱鬯 明水 元酒	室中 蜼彝 虎彝 鬱鬯 明水 元酒
戶間 著尊 著尊 醴齊 泛齊	戶間 大尊 大尊 醴齊 泛齊
堂上 壺尊 壺尊 緹齊 盎齊	堂上 山尊 山尊 緹齊 盎齊
堂下 罍清酒 罍昔酒 罍事酒 罍沈齊	堂下 罍清酒 罍昔酒 罍事酒 罍沈齊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大抵古之祭有明水鬱鬯五齊三酒明水鬱鬯實于八尊每祭用二尊而兩之尊皆有罍合而為八尊蓋分而言之則曰彝曰尊曰罍合而言之則彝與罍皆得謂之尊記曰黄目鬱氣之上尊是彝得謂之尊也又曰夫人東酌罍尊是罍得謂之尊也司尊彝每祭四尊而皆有罍則酒正之八尊合尊與罍言之蓋可知也泛齊醴齊盎齊緹齊實于四尊沈齊三酒實于四罍其設之也明水鬱鬯在

室泛齊醴齊在戶盎齊緹齊在堂沈齊三酒在下故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緹在堂澄酒在下澄酒即清酒也舉元酒則見鬱矣舉醴則見泛矣舉緹則見盎矣舉緹酒則見沈齊事酒昔酒矣其位則明水泛齊盎齊在右鬱鬯醴齊緹齊在左沈齊三酒之位亦自右而左焉特牲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是其序也隨其祭之所用則雞彝斝彝虎彝皆實明水鳥彝黃彝蜼彝皆實鬱鬯獻尊著尊大尊皆實泛齊醴齊

象尊壺尊山尊皆實盎齊緹齊罍皆實沈齊三酒可知也其巾則尊罍皆用疏布彝皆用畫布蓋明水設而不酌貴本而已鬱鬯酌而不飲貴臭而已故彝皆以畫布冪之質必被之以文也五齊三酒酌而用之者皆以疏布冪之文必本之以質也是禮也大祭中祭小祭皆備設之特異其酌數器量而已故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也蓋古之大祭祀凡九獻而二祼加爵不與焉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

正也王后酌在户在堂之四齊諸侯為賓酌在下之沈齊尸酢王以清酒酢后以昔酒酢賓以事酒而尊卑之義明矣其二祼以鬱鬯其加爵以三酒而敬文之義全矣其酌之也鬱齊獻酌則酌以獻神也醴齊縮酌則以茅縮之也盎齊涚酌則涚于清也凡酒脩酌則治之也泛與醴同用于朝獻緹沈與盎同用于饋獻則其酌宜亦同歟五齊獨用于尸三酒兼用于酢故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而已三酒則貳焉貳謂副

益之也其益之也視其用之多寡故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詩曰詩醴維醹酌以大斗蓋古之用酒也必有大器以盛酒醴設于八尊之外然後以大斗酌之實于尊焉三貳者四酌之也再貳者三酌之也一貳者再酌之也其酌之多寡抑又有數焉三酒有貳五齊不貳而曰齊酒何也蓋分而言之則曰齊曰酒合而言之則齊亦可謂之酒坊記曰醴酒在室是其證也用五齊尊者濁而卑者清于其

質也用三酒尊者清而畢者濁于其美也先明水而
鬱鬯次之五齊又次之三酒又次之由室中至于堂
下先道而後事先古而後今先尊而後畢之義也五
齊三酒以實八尊其說盡于此矣吾以三鄭杜子春
崔靈恩賈公彥聶崇義與王安石陳祥道陸佃之說
考之無一合者蓋不以經文為正而附益穿鑿以失
其本旨故互有得失而莫之能通記曰凡尊皆上元
酒蓋凡用尊則以明水為上而已非謂每尊皆加之

以明水元酒也鄭氏執五齊皆加明水之說是以司尊彝所用之尊罍不能備五齊之實遂變其說曰惟有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崔靈恩又從而廣之曰祫備五齊合十八尊禘用四齊合十六尊時祭用二齊合十二尊彝崇義祖其說于六國圖亦曰一實明水一實醴齊一實明水一實盎齊是皆經文之所無而臆為之說者也經稱凡祭祀則初無大中小之別也司尊彝于時祭禘祫同用二彝四尊四罍初無十八

尊十六尊十二尊之别也彼見特牲之戶西少牢房戶之閒皆有元酒故謂五齊必以元酒加之殊不知天子諸侯奠用醴故元酒在室卿大夫以下奠用醴故元酒在戶烏得以卿大夫之禮而推天子之禮哉陳祥道遷牽于西酌犧象東酌罍尊與夫人薦盎之文乃謂犧象所實泛與醴也罍尊所實盎以下也若然則罍當有六與犧象四合為十尊不得止謂之八尊矣蓋夫人薦盎與東酌罍尊本不相因曰君夫人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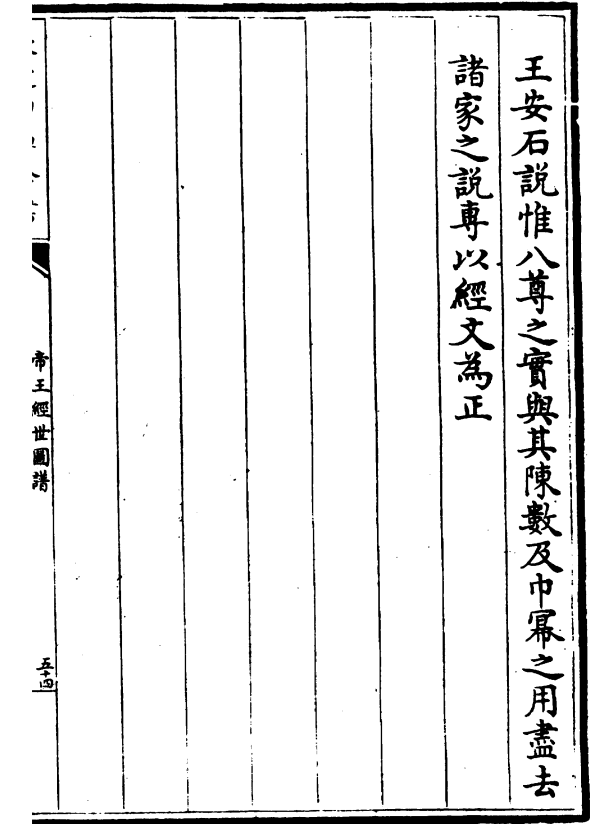
諸侯之禮也禮記所言又雜有虞夏商魯之禮焉皆司尊彝之經文而取諸侯之禮以為王禮之證吾未見其可也陸佃圖五齊三酒之位自室至于堂下其尊十有八尊之外加以明水元酒二尊其位則室戸二尊而在堂在下皆三尊焉考諸經文亦莫之合六尊六彝既分用于時祭禘祫之禮則室中之二尊當以何尊乎且司尊彝所用止于四尊罍為諸臣之所酢則陳于堂下可知今也五在上而三在下是五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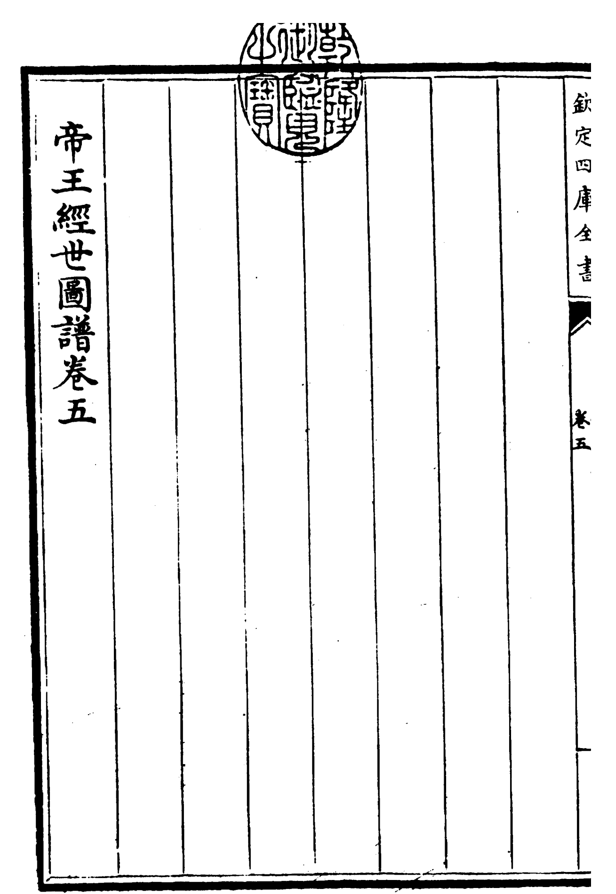
而三罍也于司尊彝所言又不合矣葢其說起于以元酒明水為二物而不知舉澄酒足以見事酒昔酒沈齊故數既不合而位亦舛矣周禮有明水而無元酒則明水即元酒也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大司寇奉其明水火皆言元酒則明水元酒之非二物可知也郊特牲言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非以元酒明水為二物也加于齊則謂之明水加于酒則謂

之元酒大夫士之祭蓋有不備五齊而獨用三酒者也今其説曰元酒在室則明水亦在室可知是離元酒明水而二之也其圖則合八尊而為十則于經無所見矣是不知明水之先于鬱鬯而實之彝也況齊實之所酌故不在堂而在下今也列之于堂則象尊壺尊山尊皆當用三而虚其一罍可也若實諸罍而廁諸六尊之列而名義兩乖矣而可哉王安石謂八尊者設而不酌司尊彝之罍則設而酌之于經既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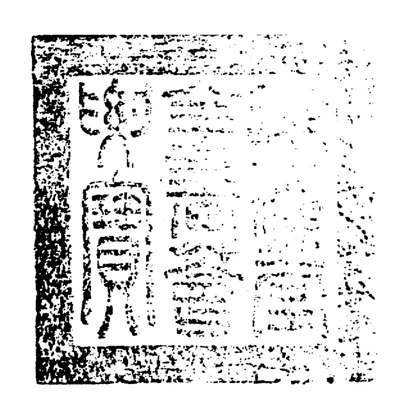
所攷又謂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為所設之副尊果如其言則大祭祀之所設所酌共為尊彝四十有二矣先王之為禮不若是之繁也陳祥道及禮圖駮議皆用設而不酌之說駮議又益之曰祼以一彝盛明水一彝盛鬯獻以一尊盛元酒一尊盛齊則鬯常上明水齊常上元酒是又指元酒明水為二物而加之以臆說也且玉藻曰凡尊皆上明水而不曰上元酒則明水之與元酒決非二物何別于鬯齊

哉鄭氏于冪人謂六彝獨用于宗廟亦未然也至尊
雖無祼然大宗伯于祀大神祭大示涖玉鬯記言粢
盛秬鬯以事上帝則鬯未嘗不用于天也特陳而不
灌耳彝尊之數必無異于宗廟也今故合諸家之說
而取其長一彝實明水一彝實鬯明水即元酒五齊
不貳三酒有貳王后酌四諸侯酌一與室戸堂下之
位皆用鄭氏說諸侯為賔酌沈齊與三酒之用從崔
靈恩之說凡祭皆用五齊三酒用陳祥道說其酌用


王安石說惟八尊之實與其陳數及巾冪之用盡去
諸家之說專以經文爲正



帝王經世圖譜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